楊子折衷

楊子折衷序

子曰道之不行也知者過之道之不明也賢者之過也知言其索隱究理之不可知也賢言其苦節行人之所難能也務其所不可知則妄誕售倡其所難能則詭異以視近必殊履必求務非達之斯民者也聖人憂之而因其以訓中若夫採紫亂朱皷僞喪真此不待教而放之矣昔魏尚浮華晉崇清談中華失道而夷據之姚興佞其胡神譯其文淡衍惑於因果習其法達磨曹溪論轉切徑宋大慧授之張子韶其徒得光又授之陸子靜楊簡者子靜之徒也衍説詞章

益無忌憚苟不當意雖聖亦斥未久皆絕不傳近年
忽梓其書崇尚之者乃陋程朱已朽之物重爲道蠹
彼何人哉整菴公闢陸楊之謬渭厓之於陸毋泉之
於楊則篇摘而縷數之不賴三公中華又其夷乎銑
嘗觀楊氏之書其旨二曰心卽道曰滅意其援儒一
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抉三者之非而其書不足辯也
惟天爲虛有形皆實虛之所包無盡形之所納有限
是故圜中竅外其方盈寸心之合也　明居之圓徹
靈覺斯之謂心以涵一理而應萬事此無形上與大
虛其竅流通而無間渾爲一體理卽性也喜怒哀樂

其實也仁義其德也性發爲道民共由之謂心即道可乎人之閑居不善心之染也見君子而著其善性不泯也珠淵汚濁其光自耀夫心之注擬曰志其營謀曰意志直而意歧皆心也無志曷爲志以道寧意以道正心而無意其將爲槁木乎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此天之與我者也子思問於孔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眞僞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物疑蓋言心之妙用無不通也故無不推也能通者神所通者理豈如楊氏之言哉楊子之父曰承奉者遇事不亂聞盗不懼蓋習於禪定者一

家之學思以易天下而服儒衣稱儒名乃借聖言之似者文之單詞片句不審通指改頭換面說向儒家大慧之教然也湛子之辯曰何思何慮在乎致一不識不知在乎順則無聲無臭言乎天載斯言也學有的進有地終有止矣縱意者衆人也誠意者君子也無意者聖人也無之云者不以我也一也則也天之載也舜之作歌賡哉豫矣欽哉之秉自如文王伐密赫赫怒矣穆穆之容固篤學者拾級升階積步入室水到渠成匪聚行潦乃其凌高獵遠躐僭襲取顧左陌右等非實地譬之即空而見花不食而覺飽是病

也彼楊子者攻課試以取官窮籍典以博識白功相之寃爭儒臣之貶周迎使之儀畫宜民之政發慮搆規非意孰尹之輕詆古賢過予所好任同異爲取舍遂取舍爲喜怒斯其即心是道者邪亮其類則夫子所謂一言喪邦師心自作近於起滅天地然則楊子之無意其請自道乎蓋無誠意也

嘉靖己亥冬十二月丙寅相臺崔銑仲凫甫書于金陵官舍

讀崔公后渠敘楊子折衷

或曰以心之精神謂聖此楊子立命處也以非聖

之言而悮後學者也后渠公之欽美矣高矣而不
辨其非則知攻賊者不破其巢穴也何居曰崔公
急於辨其有知無行尚明照而遺推究也故不暇
他辨爲也猶孟子急於辨舜憂喜之眞僞而不暇
乎謨蓋入宮之辨之非實也於文蓋亦有之矣然
則何以知非孔子之言曰以精神而不以中正則
予既理辨之詳矣請益焉曰孔子之訓見於論語
二十篇者未嘗有此義也鯉之死也早伋及於夫
子之在也云六歲後從學於曾子曾子之父晳及
孔門參則後進伋又後參得言子思之作中庸也

甚少必在祖歿之後乎祖孫未有同時作述者爲
知子思之幼能此問乎夫子必繇語此乎今觀中
庸無此語之義之類也又可以知孔叢子載夫子
語子思之僞也况又考其時而知之也
嘉靖庚子正月廿三日其泉若水書

錄楊子折衷序

吾師甘泉先生之宰南都也每退食必燕坐時亭坐次有慈湖楊子遺書觀焉然懼其過於高而戾於正也因折之以歸於中每卷終輒出以示譽譽奉而讀之亦每撫卷而竊嘆曰大哉聖人之道乎不墮空寂不落方體是可以觀中正之準矣確哉先生之辨乎析於毫釐凜於鈇鉞是可以觀取舍之極矣至哉先生之心乎愛生人則憂愛來學則憂是可以觀救世之志矣夫準立則道不忒極立則學不謬道不忒者道原於天合自然之準非先生爲之也先生無與也

學不識者學以希天入自然之門非先生爲之也先生無與也憂生人來學者之好徑欲速反以自蔽以害先聖之教非先生爲之也先生無與也是可以觀先生之有憂憂人之憂矣是可以觀先生之憂非得已矣因條節而謹錄之釐爲六卷將以廣其傳以救世焉先生折衷甫畢而是錄亦完然譽猶不能無懼焉懼夫天下之觀是錄者或不亮先生以天下之公心辨天下之公理而以公諸天下之同是心者而非以爲厲也以爲厲也則戚矣謹僭書于簡端

嘉靖己亥孟秋朔日門人永豐劉[illegible]頓首謹書

楊子折衷引

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前國子祭酒翰林侍讀同脩

國史增城湛若水撰

或曰象山禪也辭而擯之宜也甘泉子曰象山非禪也然而高矣西樵公曰如是如是甘泉子曰象山非禪也然而甞高矣其流必至於禪矣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非隘不恭也率其清和而流焉則必至於隘不恭矣是故君子之學貴中正也或曰楊慈湖象山第子也而高過於象山於是衆皆趨焉甘泉子曰象山高矣然而未禪今曰慈湖高過於象山是何言歟是

何學歟其得為中正歟其得不為禪歟昔者箬溪顧子自江右寓新刻於南都焉曰此象山入室弟子也茸泉子開卷閱之則復之曰信斯言也是累象山者也然而吾得其肯綮矣吾得其肯綮矣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以為孔子之言也一編之宗指不外是焉然而非孔子之言也外家者之流也夫心之精神人皆有之然必得其精神之中正乃可以語道而遽以精神為聖則今馬之奔奔昆蟲之欣欣凡知覺運動者皆可謂曰聖矣如蠢動含靈皆可謂曰佛性矣而可乎故知非孔子之言也箬溪子報書曰子之言是矣

又曰慈湖於聖則用其言而不用其意於禪則用其意而不用其言此何心也曰子之言是矣數年之間其說盛行如熾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不得已而爲之辯也吾懼此說行而天下皆以氣爲性也吾懼此說行而天下皆不知道也皆不知學也皆援古先聖王之指以入於夷狄也爲作楊子折衷或謂孔子乎欲無言子何言焉則應之者曰孟子之學先知言故曰詖淫邪遁之辭恐其蔽陷離窮乎我心也又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詎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乎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何言焉是故學者能知

不好辯之心不得已之心與欲無言之心則於道心
其幾矣於聖學其幾矣

楊子折衷卷之一

門人新淦程[illegible]校正

至道在心奚必遠求人心自善自正自無邪自廣大自神明自無所不通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變化云爲興觀羣怨孰非是心孰非是正人心本正起而爲意而後昏

慈湖立命全在心之精神一句元非孔子之言乃異教宗指也不起而爲意便是寂滅

溫州楊某深信人性皆善皆可以爲堯舜特動乎意則昏日用平常實直之心無非大道

慈湖既以爲人性皆善人皆可以爲堯舜是矣却又

以為特動乎意則昏何耶天道常運人心常生蓋性者心之生理也生理故活潑潑地何嘗不動動則為意但一寂一感莫非實理故性不分動靜理無動靜故也今以動意卽非是認堯舜人性是死硬的物矣可謂知道知性乎

孔子曰人者天地之心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亦每道性善又曰仁人心也大哉斯言啓萬世人心所自有之靈人孰不愛敬其親有不愛敬其親者非人也人孰不知徐行後長者不後於長者非人也此心人所自有也不學而能也不慮而知

也心之精神是謂聖果如吾聖人之言也其有不然者非其心之罪也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感於物而昏也心之精神無方無體至靜而虛明有變化而無營爲禹曰安女止明其本靜止也舜曰道心明此心卽道也

此數語如魚目之混明珠有眞有僞有正有邪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非知言之學也差之毫釐謬以十里也舜曰道心明心卽道也則舜曰人心而謂此心卽人可乎

孔子曰吾未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今見其人矣

先公有焉仲兄有焉某親見先公自悔自怨至於泣下至於自拳如是者數數仲兄亦深入其趣嘗告某曰吾今而後知古訓所謂内自訟者乎有過實自訟是以內訟名齋亦如今之國學有齋曰自訟有大過則居焉士耻之而仲兄樂之者深入其趣也大哉改過之道乎有過而憚改者不能自訟也惟賢者爲能自訟惟賢者爲能改過

既以自訟爲是而又以動意爲非自訟非動意乎人心活的自做槁木死灰不得也故佛者欲靜不得終日强制終日動意故名心猿意馬若勿忘勿助時靜

時動莫非自然何等灑落

四明楊某爲浙西撫屬淳熙十一年八月朔旣傾事而僦宅隘陋外高中卑無宴息之所客至不可留不可以奉親偶得在官僧屋于寶蓮山之巔帥君雅禮士爲更其居又使某惟意規摹之乃創書室于高爽之地東江西湖雲山千里幽人騷士來其上無不曰奇曰壯哉快哉

其曰惟意規摹之又知于高爽之地又稱曰奇曰壯曰快非動意乎是知天地未嘗一時而不運行人心未嘗一息而不生生感應也安得不動雖慈湖說不

動亦即動動也除死乃不動耳故佛者終日學死
昔曾晳暮春沂水之詠學者孰視不見泰山之形
恪也請書詠春以銘堂又請夷明其旨乎曰入而
事親其旨也出而事君其旨也兄而友弟而恭其
旨也夫婦之別其旨也朋友之信其旨也其視其
聽其旨也其言其動其旨也儆戒兢業其旨也喜
怒哀樂其旨也思慮詳曲切至其旨也春秋冬夏
風雨霜露其旨也風霆流形庶物露生其旨也如
是夷明可謂至明白至詳盡或者猶疑焉乎又曰
其疑者亦是旨也樂哉是以其曾晳曰暮春者春服

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也他日恪又請銘其堂之東房曰時齋唐虞而上道之名未著惟曰時堯曰時咨若時時是也以不可得而名姑曰如是又詠春之旨也請銘其西房曰勿齋凡動乎意皆害道凡意皆易孔子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之狀大槩無踰斯四者入斯室者能寂然不動如天地乎則無庸服是藥矣又請銘其東院曰熈光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易曰知光大也又曰篤實輝光又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又曰君子之光緝熈

斯道不動乎意應和而理亦詠春之旨也其左曰
昭曠昭明曠一即應光其右曰脩求脩其求求而
無息者曠應光即昭曠即詠春之旨又其別室曰
喜哉舜作歌曰股肱喜哉斯喜不可息也曰止所
易曰止其所也斯止非止斯所無所是謂止得其
所皆詠春之旨也斯止非難無勞與意斯止非遠
無勞崇至斯止在筆端光照天地
一篇皆稱之宗猜而一一文之以聖人之言人徒見
其與聖人之言同而不知其實與聖人之言異差之
毫釐謬以千里也佛者舞援毋意必固我之說以自

附殊不知意必固我皆人欲之私是可無無也彼乃以一切意誠心正皆宜無之非誣聖人之言乎胡康侯謂五峯曰佛者與聖人句句合字字是然而不同五峯問既曰合曰是如何又說不同康侯曰於此看得破許你具一隻眼康侯可謂卓有所見矣

人皆有此靈明之光而不自知今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口言心思自備五常君親忠孝兄弟弟良夫婦倡隨賓主迎將應酬交錯不可勝窮而其實澄然寂然變化孔彰斯妙也自古謂之心又謂之神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心無體虛明洞照

如鑑萬象畢見其中而無所藏惟動乎意則始昏作好作惡物我樊牆是非短長或探索幽遐究源委徹[illegible]底愈乖張故孔子諄諄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毋以箴學者之膏肓斂其霧露出其昭明融一之光

此議已見前章惟曰此心無體即不識心既曰無體又焉有用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何物乎

從游三千獨曰顏子好學日至月至者不與何謂至至止也書曰安女止良性寂然清明而不動自知自信自清自明自寂自止雖萬變萬化交擾參

錯而實無所動故曰至又曰止至矣止矣何以學爲吁本心雖明故習尚熟微蔽尚有意必萌蘖郎與道違道不我違我自違道有我有違無我無違有我斯動無我則無動我本無我意立而成我日至之外猶有違意起而動故也月至則益熟矣月至之外猶有違亦意起而動故也至於顏子三月不違益精益一三月而往猶微有違不遠而復純一如故不動如故變化云爲皜皜精白是謂時習而説之學是謂文王之德之純是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謂吾道一以貫之是謂天下萬世生民

自有之性

此皆以聖賢之格言文自已之邪說所謂句句合字字是然而不同若看得破許你具一隻眼者此類也且其言止不言動言寂不言感言清明而不言清明之體大道之實無間於清濁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不知何故豈得爲知道乎且謂所學者何事所習者何事爲何而能悅其文自有先後而乃合學時習悅而言之亦異於聖人之言矣獨日至月至先得我心之同然又不知所至者何事何物又以至爲止也亦引入彼之說也不亦異乎

某行年七十有八日夜兢兢一無所知曷以稱塞欽惟舜曰道心非心外復有道道特無所不通之稱孔子語子思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聖亦無所不通之名人皆有此心此心未嘗不聖精神無體質無際畔無所不在無所不通易曰範圍天地果足以範圍之也中庸曰發育萬物果皆心之所發育也百姓日用此心之妙而不自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愛親曰孝敬兄曰弟以此心事君曰忠以此心事長曰順以此心與朋友交曰信其敬曰禮其和曰樂其覺曰知故曰

知及之所覺至於純明曰仁言此心直而不支離曰德其有義所當行不可移奪曰義名謂紛紛如耳目口鼻手足之不同而一人也如根幹枝葉華實之不同而一木也此心之虛明廣大無所不通如此而孔子曰學而時習之謂其時時而習又曰思而不學則殆何也此心本無過動於意斯有過意動於聲色故有過意動於貨利故有過意動於物我故有過千失萬過皆由意動而生故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態無越斯四者故每每止絕學者

此段亦猶前說而又謂精神無體是聖道無體也何以有作用

道心大同人自區别人心自善人心自靈人心自明人心即神人心即道安睹乖殊聖賢非有餘愚鄙非不足何以證其然人皆有惻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惻隱仁羞惡義恭敬禮是非知仁義禮知愚夫愚婦咸有之奚獨聖人有之人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人人皆與天地同又何以證其然人心非氣血非形體廣大無際變化無方倐焉而視又倐焉

而聽倏焉而言又倏焉而動倏焉而至千里之外又倏焉而窮九霄之上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神乎不與天地同乎

首數句詞氣正與檀經何其自性數言相類其引人皆有惻隱之心等語乃援儒入釋者也其倏焉而視數語乃以知覺運動爲性爲道也豈不謬哉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𢾺磬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𢾺磬也君尊臣卑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婦別長幼順朋友信無非𢾺磬也目之視耳之聽心之思慮口之

言四體之運動無非擊磬也子曰二三子以我爲
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皆
擊磬之旨也
此是佛家擊磬以警動人心宗指何足以知聖人之
心使慈湖在當時聞之則止於警動其心而已又豈
如荷蕢者於擊磬聲中知孔子不忘天下之心乎
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既聖矣何俟乎復清之
孟子曰勿正心謂夫人心未始不正無俟乎復正
之此心虛明無體精神四達至靈至明是是非非
云爲變化能事親能事君上能從兄能友弟能與

朋友交能汎應而曲當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未嘗不清明何俟乎復清之清心即正心正心孟子之所戒也而後人復違其教何也易上繫曰聖人洗心大學曰先正其心故後學因之不察夫上繫之洗心大學之正心皆非孔子之言也下繫子曰之下某二十有八而覺三十有一而又覺覺此心清明虛朗斷斷乎無過失過失皆起乎意不動乎意澄然虛明過失何從而有某深信此心之自清明自無所不通斷斷乎無俟乎復清之於本虛本明無所不通之中而起清之之意千失萬過朋然而

至矣甚可畏也
若如此說不俟清之正之然則易大學謂之洗謂之正皆非矣教與學皆可無矣敢於非古聖人之言得罪名教大矣夫不欲動意故不信誠意之說正心之說尚未曉程明道謂韓持國曰道不在克卻不是持國事持國佛者也故其道何用克之說與慈湖同
思如此不思則不如此非末也末非思之所可及也而必曰思者思夫不可得而思也者斯末也末非思之所可及也思而忽覺覺非思也斯末也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謂此也也曰毋意謂此也曰吾

有知乎哉無知也謂此也

謂思夫不可得而思也者斯永也非動意乎是紊隱也又謂聖人無知便是死灰了且其言自相矛盾矣人有聖賢之異道無聖賢之異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心初無聖賢庸愚之間百姓日用此心之妙而不自知禹曰安女止本之不動文王緝熈敬止即不動孔子爲之不厭豈未覺而爲哉亦緝熈敬止知及之後觀過精微用力於仁守也如鑑中象交錯紛然而虛明未嘗有動也

此猶前之説慈湖意只以不動爲體爲止而不知循

其本體之自然流行各止其所者之爲不動也又以孔子爲之不厭爲已覺而爲爲他惑於老佛無爲之說而不知聖人之爲無所造作非無爲也異乎老佛之無爲也可類悟其難易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又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仁知之偏日用之不察皆以爲道何謂精何謂一

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某不勝起敬而贊之曰大哉聖言著庭

以屬辭比事爲職辭不勝其繁事不勝其夥何以不亂亂生於意意生紛然意如雲氣能障太虛之清明能蔽日月之光明舜曰道心明心卽道動乎意則爲人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而每戒學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態萬殊而大槩無踰斯四者聖人深知意之害道也甚故諄諄止絕學者

屬辭比事及天有四時等語皆非孔子之旨又以意譬雲以心譬太虛日月則心與意二物三物矣不知心與意卽一物也本體爲心動念爲意一感一應其能寂滅乎明心卽道辯見前千言萬語只是此意鑄

千萬錯
時者道之異名堯典曰疇咨若時時是音之訛也是卽此也古未有道之名惟曰是舜命禹始曰道心明此無所不通之心後世去古寖遠不曰時而曰道此道所以不明於天下也道不可思不可名舜曰若不在時此時卽後世所謂道而不曰道後世於心之外復求道不知此心虛明廣大無際畔範圍天地發育萬物卽道也孔子生於衰世不得不隨世而言而曰改而止謂改過卽止無容他求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學者起意他求則戒之曰

毋意又曰哀樂相生不可見不可聞而可意可求
乎
時者道之別名一句近之但又以時爲此爲是而混同於若不在時之時又云過改卽止而卒歸於無起意而不知聖人之戒毋意謂妄意也誠意之意謂本意也慈湖於名義看皆不精品題皆未當而妄以巳意改聖人之名理又謂上古言時不言道二典三謨之前無書可考何以見其不言道言道後世所以不明者卽舜言道心所以明道未見其爲不明大抵慈湖只主張指心爲道而不知天命之謂性性者在心

率性之謂道道者路之名發於事為道豈可遏也大
抵是禪之宗指陷溺學者豈不可惜
[illegible]帝舜曰安女止女謂舜也言舜心本靜止惟安
焉而已奚獨舜心[illegible][illegible]人心不靜止故但告以
欽厥止厥猶女也蓋[illegible]舉天下古今人心皆
然故孔子曰於止知其所止於止本止也大學曰
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此非聖
人之言也此以意為之故有四者之序不起乎意
融明濁惡覩四者夫人皆有此止而不自知也
此未知止為止之理即至善言之亦禪宗戒定慧之

定乃虛定也虛止也知止最深知止卽得有許多節次者言其自然之勢也

伯正是心可以通天地貫古今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又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孝友一也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伯正皆有是心是心皆具是聖今伯正又能兢兢防謹於未然某無能復措其辭卽兢兢無怠無荒而伯仲日用皆中庸之妙矣

千言萬語只是被心之精神一句誤了

先聖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者

覺之始仁者覺之純不覺不足以言知覺雖非思之所及而猶未精一精一而後可以言仁孔門覺者無幾

此近徑速之説未能精焉能知一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吾心所自有於父母自然孝於兄弟自然友恭於夫婦自然親敬於朋友自然信出而事君自竭忠與賓客交際自然敬其在鄉黨自謙恭其在宗廟朝廷自敬復者復吾所自有之禮非外取也禮廢樂壞逾二千載學者率求禮於外先聖特曰復所以鍼二千載之膏肓發人

心之所自有周公謂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記亦曰
著誠去僞深戒夫人徒徇其文爲而不由中也
此段何等說得粗理雖人人自有然私欲蔽之非學
無以復其本體若如此說則人人便是聖人又何須
學連楊子亦不須講學矣禮者理也理無內外
禹告舜曰安女止謂舜本靜止不動安之無動乎
意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心未嘗
不聖虛明無所不照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
物畢照視聽言動皆變化而未嘗動乎意其有不
安焉者動乎意也舜聖人而禹猶致戒而況於後

世学者乎安非意也不動之謂安孔子曰時習者
安也回用力於仁者安也安曰非思非為是謂真
為舜曰惟精惟一者常精明不昏純一而無間即
安也堯安安文王之德之純一也
如此云者必若槁木死灰而後可克其説也然則大
學之誠意皆非歟蓋止非静止之止乃至善之極所
謂天理也慈湖元不識天理徒紛紛主其僻見之論
以誣聖經
孔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又曰予欲無言又曰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語昭然而學者領聖人之

旨者在孔門已莅無幾而況於後學乎比來覺者何其多也覺非言語心思所及季思已覺矣汩於事而昏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謂季思之心已聖何不信聖訓而復疑皆不復致問季思以默識矣季思平平守此默默即聖即不厭之學即喜怒哀樂之妙即天地四時變化之妙即先聖默識之妙

比來覺者之多多於孔門豈有此理乃一時幾盡於禪矣又云平平守默默即聖即不厭之學云云 豈援聖學功夫入於禪乎

子思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孔子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皆所以明著至神之道無不通貫也

地載神氣等語決非孔子之言乃不知道者妄言也夫神氣非有方所包貫天地何云地載是天地之氣二也

皐陶曰愼厥身修思永永久也古者未有道之名堯曰疇咨若時登庸時是也此也若順也言乎能順是者將登用之舜亦曰惟時惟幾惟此爲幾也

至舜授禹始曰道心皐陶曰求亦名夫求求悠久即所謂時而實無名道若大路然舜特謂夫無所不通之心至於通乎意則倚矣礙矣窒矣非通也故曰人心

皐陶全在慎字既慎而求未得其道不能慎則猖狂自肆雖長寂滅亦非道矣慎者無過不及

人皆有是心是心皆虛明無體無體則無際畔天地萬物盡在吾虛明無體之中變化萬狀而吾虛明無體者常一也百姓日用此虛明無體之妙而不自知也

無體矣安有用是徒知見者之爲體而不知不見者之爲體也百姓日用不知安覩本體說得何等草

楊子折衷卷之一

楊子折衷卷之二

某嘗讀大戴所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爲大道某不勝喜樂某不勝喜樂樂其深切著明某自總角承先大夫訓迪已知天下無他事惟有此道而已矣窮高深究年三十有一於富陽簿舍雙明閣下侍象山先生坐問答之間某忽覺某心淸明澄然無畔又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神此心乃我所自有未始有間斷於是知舜曰道心明心卽道孟子曰仁人心也其旨同孔子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某知人人本心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

得聖人之言以證以告學子謂吾心卽道不可更
求
忠信爲大道一句便差了下文以得之又得何物明
心卽道一句又差了上文人心惟危又指何心心之
精神一句已辯在前
孔子曰主忠信謂忠信卽主本渡河丈人亦曰吾
之入於波流忠信而已其出也亦忠信而已孔子
使二三子識之烏乎至哉卽吾與人忠不妄語之
心卽道矣丈人當日之言未必果曰忠信往往曰
吾出入於波流吾心如是而已無說也無術也從

吾之入也如是而入其出也如是而出世以如是而往實直無偽謂之忠信忠信措吾軀是波流之中而不敢用其私焉故能入又能出也

認鑄主字渡河丈人乃佛老之言安得滑稽如馮夷娶婦者使慈湖出入河流試看

孔子曰主忠信諸儒未有知其旨者蓋意謂忠信淺者爾非道舍淺而求深離近而求遠置忠信於道之外不知道一而已矣忠信即道何淺何深何近何遠又有學者知忠信不可淺求遂深求之推廣其意高妙其說謂忠信必不止於不妄語而已

吁其謬哉舍不妄語何以爲道人心卽道故書曰道心此心無體淸明無際直心而發爲事親爲從兄爲事長上爲夫婦爲朋友仕則事君臨民謂人心卽道何以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說且心發於五倫亦有中正不中正中正爲道不中正卽非道安可槩謂之道

人之心本自靜止也喜怒哀樂變化云爲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其事親名曰孝其從兄名曰弟其恭敬曰禮其羞惡曰義其是是非非曰智其雖千變萬化而常明曰仁百姓日用而不知不

省庸常正平之心卽道離心求外去道反遠殊可惜也千尤萬過皆生於離心而起意謂之安女止謂之忠信謂之篤敬謂之時習之學謂之中庸子思謂之至誠夫忠信卽誠實而已矣殆不必加至之一字加至一字則是於平常誠實之外有又至焉者無乃不可乎是猶未信百姓日用之卽道以靜止說心而不知心常動變非識心者也百姓日用卽道辯見前

惟自信本心之虛明無限際天者吾之高明地者吾之博厚日月四時吾之變化萬物吾之散殊而

後自信吾之事親即天之經地之義吾之忠信即
天下之大道而非有未至焉者而後信孔子曰吾
道一以貫之而曾子謂之忠恕忠即忠信恕即恕
物先儒乃曰忠譬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
是猶未信忠信寬恕之即道未信忠信寬恕自廣
大通融故爲是譬喻推廣之說
此看得太潦草了懲糊心極粗性極輕率故敢措大
以天地四時萬物皆其所有如佛者山河天地之說
于你何事孝弟忠信皆其自有無有不至者便敢於
非古聖賢之言之教率天下之人廢學而亂天下者

必自慈湖始矣
忠信之心無精粗無本末無內外無所不通但微
起意即失之矣
不起意即是禪寂也即是死的忠信而非活的忠信
也
人心自明人心自靈意起我立必固礙塞始喪其
明始失其靈孔子與門弟從容問答其諄諄告戒
止絕學者之病大畧有四曰意曰必曰固曰我門
弟子有一于此聖人必止絕之毋者止絕之辭知
夫人皆有至靈至明廣大聖智之性不假外求不

由外得自本自根自神自明微生意焉故蔽之有必焉故蔽之有固焉故蔽之有我焉故蔽之昏蔽之端盡由於此故每每隨其病之所形而止絕之曰毋如此毋如此聖人不能以道與人能去人之蔽爾

絕四之說先得我心之同然然四者既絕卽廓然太公天理流行矣不知天理流行猶是寂滅猶是死的四絕

直翁見告以居處恭至難且求其說某曰直翁恭愿其察之也久豈直翁燕居亦不敢申申夭夭耶

觀聖言當通其道恭言大槩至燕居申申夭夭非不恭也始直翁求之過也

看申申夭夭太容易了慈湖心何等率易也

日本俊芿律師請言于宋朝著楊子楊子舉聖人之言而告之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心虛明無體象廣大無際量日用云爲虛靈變化實不曾動不曾靜不曾生不曾死而人謂之動謂之靜謂之生謂之死晝夜常光明起意則昏則非

旣曰不曾動又曰不曾靜旣曰不曾生又曰不曾死是遁詞也

孔子又嘗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立見其參於前在輿見其倚於衡所見者何狀耶每每念曰此忠信篤敬忠信之時心無他意篤敬之時心亦無他意所見非意象昭明有融蕩蕩平庸學者往往率起意求說不思聖人每每戒學者毋意參前倚衡不思何物而曰何狀而求之昭明有融蕩蕩平庸終無實體忠信篤敬非意而何是好的意也非毋意之意也

元度所自有本自全成何假更求視聽言動不學而能惻隱羞耻恭敬是非隨感輒應不待昭告

視聽言動不學而能一接便錯若如此就是運水搬柴無非佛性矣

具位楊某敢釋菜于至聖文宣王某觀戴德所記先聖謂忠信大道某不勝其喜且慰以某自幼而學壯而始覺覺此心澄然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爲無非變化乃即日用平常實直之心即大道而不敢輕以語人懼其不孚且笑侮及觀戴德所記聖言以爲證曰乃今可以告學者矣學者因是多覺此先聖如天之大惠沛流四方益直心諸後兹分教東嘉又將以告東嘉人士當有覺者覺者

自覺覺非外取即日用平常實直之心事親自孝
事君自忠於夫婦自別於長幼自序於朋友自信
日用萬變無適而不上當天心下合人心此先聖
如天之大惠言之不可盡質頌之不可盡者也
既以忠信即大道則下文所謂得之失之者何物幾
於侮聖人之言矣且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
心不中正即便不實便皆以爲道可乎毫釐之差便
爲悖教得罪聖人可不謹乎
祇惟夢奠兩楹垂光萬世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
雨霜露孰非先聖之教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

流形庶物露生孰非先聖之教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心之精神是謂聖聖訓昭明某覺此篤信此茲分牧東嘉將以此告東嘉人士以平常日用即大道惟毋動意立知如興雲氣自翳其光明當有覺者某內外親故二十年來亦多覺者亦盛矣敢告

以非聖之言告聖人眞誣聖人哉壞人心術反謂有覺

某洪惟先聖之道廣大昭明無所不包統無所不貫通在天爲乾在地爲坤在日月爲明在四時爲

變通在萬物爲生在某爲心心者某之所自有而
先聖之道在焉實廣實大實昭明實無所不包貫
順而達之萬善畢隨反而離之百非斯集某敢不
敬養敬保以敬事先聖寡過誠難況於某又況於
爲令之邑必有謬差惟神明惠相之
以己心便謂是天地日月四時萬物亦恐欺也惟有
謬差祈神惠相之尚有此意念也
某所以獲執弟子之禮于先生門下四方莫不聞
矣某所以獲執弟子之禮于先生門下四方實未
之知豈惟四方之士未之知雖前乎此千萬世之

已往後乎此千萬世之未來盈天地兩間皆高識深智之士竭意悉慮窮日夜之力亦將莫知又豈惟盡古今與後世高識深智之士莫能知雖某亦不能自知壬辰之歲富春之簿廨雙明閣之下某本心問先生舉凌晨之扇訟是非之答實觸某機此四方之所知至於卽扇訟之是非乃有澄然之清瑩然之明匪思匪為某實有之無今昔之間無須臾之離簡易和平變化云為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莫知其鄉莫窮其涯此豈惟某獨有之舉天下之人皆有之為惻隱為羞恥為恭敬為是非可以

事親可以事君可以事長可以與朋友交可以行於妻子可以與上可以臨民天以是覆而高地以是厚而卑日月以是照臨四時以是通變鬼神以是靈萬物以是生是雖可言而不可議可省而不可思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順帝之則亦自不識不知況於某乎況於四方之士乎故聖人遏絕學者之意以有意則有知遏絕學者之必以有必則有知遏絕學者之固以有固則有知遏絕學者之我以有我則有知愈知愈離愈思愈遠道不遠人人之知道而遠人不可以知道不知猶

遠而況於知乎故夫先生平日之論非學者之所知非其之所知雖然先生之道亦既昭昭矣何俟乎知仰觀乎上先生確然示人易矣俯察乎下先生隤然示人簡矣垂象著明者先生之著明寒暑變化者先生之變化書者先生之政事詩者先生之詠歌禮者先生之節文春秋者先生之是非易者先生之變化學者之所日誦百姓之所日用何俟乎復知何俟乎復思勿思勿知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令先生釋然而化矣又豈學者之所知其聞先生之訃慟哭既絕而復續續而又絕絕而又復

續不敢傷生微聲竟哭亟欲奔赴病質岌岌度不可支循循歷事荒政方殷今也畧定氣血微強矧聞襄大事之有期求檄以來庸暘中腸之悲一奠祖行薦以辭先生之道不可思此哀亦不可思

一篇虛誇之語象山之心恐亦非安也而云聖人之心無知尤大害道

先生之道至矣大矣某安得而知之惟某主富陽簿時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於先生及返富陽又獲從容侍誨偶一夕某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以答某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

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某雖凡下不足以識先生而於是亦知先生之心非口說所能贊述所器可得而言者日月之明先生之明也四時之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欲盡言之雖窮萬古不可得而盡也雖然先生之心與萬古之人心一貫無二致學者不可自棄

此等語亦是虛誇自非大人上聖安得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雖本體則然然全體未復安能及此

舜曰道心明心卽道動乎意則爲人心孔子語子

思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亦曰仁人心也心可言而不可思孔子知聞弟子必多以孔子爲有知明告之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知知卽思又曰天下何思何慮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卽思非思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卽懼非懼卽謀非謀如鑑之照大小美惡往來差錯具有而實無日月之光萬物畢照入松穿竹歷歷皎皎而日月無思

都是種種之說已辯在前慈湖主張不動意不用思及不懼至於周公仰思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說不去了又云卽思非思卽懼非懼卽謀非謀是遁詞

也惟有中思出謀戒懼最的當
人心自正人心自善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人皆有惻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孔子語子思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人心非血氣非形體精神廣大無際畔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何獨聖人有之人皆有之時有古今道無古今形有古今心無古今百姓日用此心之妙而不自知以其意動而有過故不自知孔子曰改而止謂學者改過即

止無起意無適無莫蒙以養之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不識不知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意態有四必固我皆意也如蒙如愚以養其正作聖之功

辨巳見前如蒙如愚以養其正須知正者何物中庸以聰明睿知達天德若愚蒙的正是寂滅也安達天德

吾之日用何如哉如東山之曉色蒼茫無際不可攬取其間雲氣隱見陽輝絫發霞舒金錦愈變而愈奇雲拖玉龍出沒夭矯于萬峯羣翠之間可觀

可駭而須臾忽化千態萬狀莫繪莫畫又如江上之秋光淸光爽明若甚近也而不可執若遠也而不可追而及淸露濡之霜月烱之而無所攝無所益又如松間之溪聲冷冷其鳴其音甚淸的然可以聽而聞而不得夫音之形

此正是彷彿渺浩冥昧氣象皆是想像中來乃幻心也而以爲得不亦悞乎

此道元來即是心人人抛卻去求深不知求卻翻成外若是吾心底用尋

雖不用尋亦自常放此覔心了不得之說

誰省吾心卽是仁荷他先哲爲人深分明說了猶疑在更問如何是本心

豈以知覺運動之心卽爲仁乎孟子仁人心也須善看

若問如何是此心能思能索又能尋汝心底用他人說只是尋常用底心

尋常用的須分邪正

此心用處沒蹤由擬待思量是討愁但只事親兼事長只如此去莫回頭

事親事長之心不得其中正卽非道思量計愁卽五

祖纔商量着便不中用
可笑禪流錯用心或思或罷兩追尋窮年費殺精
神後們入泥塗轉轉深
禪者正不用思量亦不費精神慈湖恐是操戈入室
心裏虛明著太空乾坤日月總包籠從來箇片閑
田地難定西南與比東
虛明之中即有實理何謂太空乎
莫將愛敬復雕鐫一片真純幸自全待得將心去
鈎索旋栽荆棘向芝田
愛敬即是天理自然何能雕鐫何假雕鐫

勿認胷中一團氣一團氣裏空無地旣空何地更何義此無廣狹無一二

胷中本體何曾有氣有氣非本體矣

回心三月不違仁已後元曾小失眞一片雪花輕著水冥冥不復省漓醇

顏子三月後只念頭稍有不善便覺便了無形亦何謂小失非如雪花著水有形跡也

有心切勿去鉤玄鉤得玄來在外邊何似罷休依本分孝慈忠信乃天然此天然處不亦妙費盡思量卻不到有時父召急趨前不覺不知造淵奧此

時合勤承認狀從古癡頑何不曉
父召母趨時若心不存不中不正亦百姓日用不知
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何云便是道且有時如此
未必人人時時如此所以要學成之
曩疑先聖嗇於言何不明明細細傳令醒從前都
錯認更加詳後卽紛然
恐有人更鑄錯也
詩癡正自不煩功只爲英才輙墮中今日已成風
俗後後生箇箇入樊籠
吾所大憂者不在此耳

慈谿慈湖孝名美卽天之經地之義子思不知萬
物我發育推與聖人自固蔽已自固蔽禍猶小固
蔽後學禍甚大孔子沒近二千年未有一人指其
愆汩汩昏昏到今日所幸慈湖却不然灼見子思
孟子病同源
敢爲異說亂教禍後學乃自道也
大哉孔聖之言哀樂相生不可見傾耳聽之不可
聞不見乃眞見不聞乃眞聞子夏雖曰敢不承實
莫之承終於昏誤認有子爲師道曾子覺雖小而
悟孔聖之皜皜濯之暴之覺之虧卽濯卽暴無不

妙子思孟子亦近之借乎[illegible]其言多害
道二子名聲滿天下[illegible]者何其少滋惑後學
何時了安得朝家專主孔聖言盡削異說明大道
比一二年覺者寢寢多幾二百人其天乎
不識子思孟子亦不識孔子矣其言詞氣狂妄自恣
所存可知一二十年所謂覺者都被慈湖惑了
三以天下讓先聖謂至德某也拜廟下太息三辭
不難知泰伯無人識胡爲無得稱萬象妙無極或
曰泰伯之神無形體何故言象又曰萬通大道者
匪有匪無象即無萬即一一即萬尚不可思而可

言乎即無言天地內外皆泰伯人實見之而不識
異說荒唐
處處青山人不識步步踏着此巖石妙妙妙妙不
可言可惜可惜可惜大可惜
道理平常用何矜誇此即石頭路滑之說
會將大手挽恒河引得龍來地起波何待硯池藏
滴水工夫曾不費揩磨
凡此皆佛偈語也
父母生子身身是父母箇如何却言我言我大不
可

太籠統了金縢尔之許我有何不可父毋食餓子能飽乎

燕語鶯啼杏壇春色爲甚無人領畧又添箇山青水綠是多多少少明明白白對面不識方且蕩然放逸不亦文飾雕琢聖人道君子不必相與言但示以禮樂禮樂無言莫穿鑿一味融融無窮靜樂步步行行皆妙用言言句句俱寂寞舜曰道心明心郎道百姓日用不知不覺從學者再三勤勤有請也只不可說着

三千三百無一而非性也心者道之大原心有邪正

道有君子小人

門人江都葛澗刻于新泉精舍

楊子折衷卷之二